

医患是彼此的治疗

简平

医与患



摄影：许萍

生命的尊严

魏振强

五位作者中，三位是医生，两位是患者。我的设想，医生会说说他们心中不被家属和患者理解的委屈、难过，可是他们没有，他们说的是成功救治病人后的欣喜，还有回天无力的遗憾和伤感。编读这样的文字，心中有敬意，也有感慨。

曾有多次去医院的经历，医生的冷漠，热诚，温情，果敢，我都目睹、感受过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有一次，因亲戚生病，找了一位医生朋友，我们在门外的走廊上等了好几个小时，不见人影，后来才知道，他在做一台手术，连续七八个小时，其中的紧张、辛苦我没看到，但总算有点感受，此后一直想替医生们说一句话：他们每天面对的多是形形色色的病人，面对忧心忡忡，或伤心欲绝或歇斯底里的家属，他们在回天乏力时，难免会有遗憾、焦虑，乃至恐惧。

医生的恐惧，我以为一是怕生命逝去，二是怕家属误解。这种心理压力，他们每天都要扛，无止无休。

今天两位患者坦然写出了他们罹病的过程，从他们身上，我们看到无畏，看到对生命的珍惜。无畏和珍惜似乎矛盾，但也正是生命的尊严所在。

生命的尊严，还有一层含义：敬爱所有的生命，呵护所有的生命。这也是对医生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，懂得敬爱生命、呵护生命的医者，才是合格的医者。

动完胃癌切除手术后，麻药刚过，我即刻陷入毁灭性的剧痛之中，完全无法忍受，生无可恋。但就在这痛不欲生之时，主刀医生找到我，来与我说后续的化疗问题。这就好比一个人深陷洪水之中，快到没顶之时，你却来问他以后要不要吃点维生素。我心里非但充满恐惧，也充满了愤怒。看着主刀医生，我心里想，我是一个患者，可你也同样是个病人，尽管你是为患者着想，但你也犯着因职业而生的焦虑症和躁郁症。

其实，主刀医生在我手术前的一天，已经开出医嘱，在我手臂里埋上静脉注射线，他跟我说，手术时要派用场，而更重要的是，将来化疗时也要用到。我当时就很不快，第一，要不要化疗应该是在术后评估之后；第二，选择是否进行化疗是患者的权力，任何人都不能越俎代庖。现在倒好，手术还没做，也没有征询过我的意见，你却已决定让我以后做化疗了，制造“木已成舟”，而我更希望酌情医治，如果非必要，不愿做化疗以增加痛苦。我找到主刀医生，用开玩笑的口吻跟他约定——埋线很是复杂，是在X射线的辅助下完成的，可是，要等一个小时之后才能知道是否成功，如果线头在静脉里呈现向上而不是向下即为失败。我跟主刀医生说，要是线头向上，我就不做化疗了；我还说，我们两人都要听从天意。主刀医生看了看我，然后笑着耸了耸肩。

虽说近乎玩笑，可不知为什么，当我躺到病床上接受埋线处置时，我竟意志坚定，凛然感觉肯定是失败的。果然，一个小时后，再次拍摄X光片，证实线头是向上的，只能重做。现在想来，心念是何等的不可思议，若想拒绝则必定逆反颠倒。不过，即便如此，手术之后，进行化疗的事情照样排到了日程上边。主刀医生对我说，化疗还是要做的，只是剂量小些，次数少些。我问，理由是什么。他说，巩固巩固，预防预防。这次是我笑了，我说，那看来你真的病了，因为不论患者是什么情况，都一概地施以化疗，你想以此减轻焦虑，减轻自己的责任和风险。

说实在的，患者需要医生的治疗，但医生因职业所产生的焦虑症和躁郁症也需要由患者帮着治疗。事实上，这种情况比比皆是，患者或者患者家属紧盯医生，要其予以完美无损的治疗，而这恰恰是难以做到的，由此导致医生心理紧张，害怕而担忧，多虑而烦躁，结果便是医患双方

都互相成就不了。

我跟主刀医生说，请你详细告诉我手术情况。他说在我手术进行中，他仔仔细细地提取了病灶周围十二枚小弯淋巴结、八枚大弯淋巴结和两枚贲门旁淋巴结，经活检后都没有发现转移和扩散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更加清晰地明白了我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。我开始对主刀医生进行“治疗”。我说，既然没有转移和扩散，那你担忧什么，你若紧张，我则紧张，你若纠结，我则纠结，你若不放下心来，我怎么会放得下心呢。再说，做那样的化疗只是你对我这个患者所表现的一个姿态而已，证明你曾做出过医嘱，你不存在过错，以后我就不能埋怨你、追究你。可这完全没有必要，一方面做不做化疗最后是由患者自己决定的；一方面，如果你怕担责而不顾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一律进行化疗，其实是对患者更不负责，徒然加重他们的痛苦。经我这么一说，他叹出了一口长气，神情放松下来。

在我术后出院那天，主刀医生主动跟我说，今天就把化疗输液埋线给撤了。我听后追问道：“那你的意思是我不用再做化疗了？”他说：“是的。”不过，他随即又说：“但是，你得用一些口服的化疗药物。”我想了一下，得寸进尺地说：“既然你说不用化疗了，那还吃化疗药干吗？”他定定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说：“好吧，不服药了，那个肿瘤既然已经切除了，也就没有问题了。”我顿时感到压在心里的一块重石被搬掉了，脸上的愁云一消而散。那个时候，我发现主刀医生深锁着的眉头也舒展开了。我想，我们两人，一个是患者，一个是医生，却在此时此刻共同疗愈了。



简平，癌症患者，患病十年。